

班 子 吟 江 山

娅邪著 重庆出版社



琴吟江山

伍邪 著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琴吟江山 / 娅邪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6

ISBN 978-7-229-00781-2

I. 琴… II. 娅…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90489 号

琴吟江山

QIN YIN JIANGSHAN

娅邪 著

出版人：罗小卫

责任编辑：邹 禾 刘倩 刘蔓

策 划：重庆天健卡通动画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校对：杨 婧

封面设计：冰糖珠子

版式设计：阿库拉姆

插 图：柳 玮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开源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 092mm 1/16 印张：22.25 字数：340 千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0781-2

定价：29.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边塞漠漠暮如织。北边平漠上的黄沙，一直腾空翻滚地卷到望不见边的地平线。夕阳在层层乌云的隙缝之间朦胧地照耀下来，垂下了一道和地上的沙海缠绵在一起的血红色的沙帘，无法分辨那炎热的色彩是日光还是飞沙。

除了那几道虚弱的阳光，其余的天空已被沉重的乌云笼罩，黑压压地沉在远方的山峦上，预告着一场天翻地覆的风雨。几处沙地不断地被狂风卷起，犹如向四处翻滚的隐形汹浪，呼啸着苍凉，呢喃着断肠。

风中带着血腥的味道。默立在荒漠之中的巨石，都静静地望着苍穹，聆听着不远处的呐喊和吆喝。几里之外，一场激战血雨腥风地上演着。

恒朝仪武十六年三月十六日，北镇将军林默背叛朝廷，与中原夙敌异图族合手联军，共率十五万大军直逼关内。

异图族长久以来突袭恒朝边疆，幸各州的守将都英勇善战，边疆战争虽已长达数十年但依然无法进攻中原。

野心勃勃的北镇将军因与天子有私怨，在三月被皇上贬于北部并且被削夺兵权，在异图族的诱惑飞语之下便轻易地背叛恒朝。当天便斩杀了北疆抚使及数十文官，士兵们被迫叛降，不肯服从者，无论士兵百姓都斩于城门。

随后，林默拱手献上八万人马并帮异图族打开了进入中原的大门，双方合作

便如虎添翼，如无法阻止的龙卷风疯狂地向恒朝的百万人民杀戮而去。

此时此地，成千上万的士兵像黑色潮水覆盖着大地，狂奔着的坐骑在烟尘中若隐若现，天空上万支箭交叉如雨滴般疯狂地落下，刀光一亮便是红血飞溅，横尸倒地。万箭破风之声，铁骑狂奔之声，刀刃铿锵之声，黄沙中流淌着赤血，闪电中反映着剑影，整个天地仿佛都在震动，摇晃在这英雄壮士的杀喊之中。

周城已经防守了三天了，城门下早已是血流成河，尸堆成山。

城军之首宋将军，下意识地向南边望去，他的眼睛已经被血迹染得模糊，原本明亮干净的盔甲早已裂开，里面的战袍和伤势血肉模糊地黏在一起，无法分别疼痛酸麻是来于何处。

他握紧武器，看着周围，不禁长叹。无论是数量还是实力，周城军队都在敌人之下。

异图族生长于草原峡谷之中，无论男女自幼便骑马狩猎，而林默的铜甲战士更是勇猛善战。

战死沙场是军人的荣耀，无论是他还是浴血奋战的周城士兵们都不怕死。但他们怕自己死后的事情。

若周城一破，敌人便能够顺着关月河直下江南。一路上，向阳，燕城，锡安，溪间这些城池无不是朝廷的商贸要脉，重要关道，岂能让异图族霸占？

若周城一破，便是引狼入室，百姓苍生都即将沦陷祸殃。他们八万人马无法攻破敌方的十五万铁骑，但至少也要拖延时间，让朝廷派遣支援，加强各城的防守安全。

这时一箭破天而过，只见周城墙上的鼓兵闷哼一声便跌落下来，直至倒地才停止击鼓，原本震天动地的鼓声戛然静止，只剩下杀声连天和马蹄奔驰的声音遮过了整个天空山谷。

宋将军咬牙不动，那个堕下城墙化为一堆血肉的鼓兵，在前几天还跟在他的身后蹦蹦跳跳地缠着他讲以前的战绩和故事，他的母亲曾在出城之前向自己长跪不起，求他照顾自己的独子。然而抬眼望去，沙场上浴血或淋漓的壮士们，哪一个不是丈夫，儿子，兄弟？在城墙之后，又哪一个不是自己的妻儿，女儿，姐妹？

但即使是这样，全城人的性命换来天下百姓的平安，也值得！

宋将军看着那年轻鼓手的尸体，觉得皮肤之下的热血开始沸腾，他满眼红丝地咬牙拔刀，昂首大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话毕，沙场各处立即响起了回应。这些战士，无不疲惫负伤，三声万岁，积聚了他们所有的忠孝，对父母，对国家，对天下！

宋将军听得眼眶发热，紧握长剑，大喝一声向敌方攻去：“为了我朝！兄弟们，杀！”

白马奔腾，刀枪寒光照亮了黯然的天色，黄沙滚滚，恒朝军队乘风破浪般地向敌军扑去。

虽然宋将军此举大振军心，但异图族仍然占上风，何况叛军熟悉周城士兵们的作战方式，更是变化无穷地攻击。宋将军虽连斩数敌，但毕竟年迈长老不如从前，只是靠着铁心战死沙场的气势才勉强让敌方难以抵抗。

不到片刻，周城士兵已经渐渐败下阵来。

“将军！”副将方敏忽然高呼，整个人直向前者扑去，只见刀光一闪，上一秒充满活力的身体便僵硬地倒了下去。宋将军未来得及转身，只觉得眼前一晃，整个人已从马背上摔了下来。

耳边气流呼啸，宋将军下意识地转身，即时避开了向他刺去的长剑。举手奋力一挥，只见眼前血光四溅，敌方的头颅蓦然被他砍飞！但也在同时，一箭飞射进腿，使他陡然仆倒在地上。

狂风大作，无数的沙石拍打着他的脸。耳边漫天的呐喊杀戮仿佛都逐渐退去，黄沙的气息环绕着他。多么熟悉的味道，仿佛看到万里沙场上湛蓝的天空，恒朝赤色金边的旗帜高傲自豪地飘荡，士兵们在烈日炎炎之下充满汗水和灰尘的脸，周城孩童们稚嫩的读书声和老人们憨厚的脸孔。无论何时，这些都是他奋战的动力，都是值得去倾覆一生地守护。

他很想站起来，一生中他一直这样不断摔倒再站起来的，但四十年了，他已身披战甲四十年了！是否已到无法站立的极限了。他大声地喘息着，努力地想要看到眼前的景色，但除了一片接近黑暗的模糊，他看不到别的。

周城，莫非真的就要如此陨落了……

忽然，一阵低沉的号角声划破了天空，划破了厮杀声，甚至划破了时间和天地。

地面有了微微的震动。

双方都感到微微的惊愕，不禁回头向远方看去。

天边，滚滚的黄沙仿佛被掀起了巨浪，张牙舞爪地向他们扑来。

一道闪电劈裂而下，在那一刹那的明亮之中，众士兵们只觉得看到了幻影。

那是一片黑色的海，平静的水面下隐藏着汹涌的暴怒，密密麻麻地覆盖了地平线的那一端。

勇猛呼啸，气势浑雄，铜甲铁骑的千军万马，浩浩荡荡地直逼而来！

闪电逝过，漆黑盔甲散发的不可一世的寒意，上面印着一路的风霜和灰尘，在黑暗中闪烁着幽暗的光芒，在白光闪电下被洗净得更加明亮耀眼。狂奔而来的铁蹄声惊人震撼，四周的巨石和沙地都因此而震动晃摇。

那是一支充满杀气的军队，即使在数里外，都能够感到他们身上的威凛和萧凉。

众兵被那军队的气势震撼呆滞，时间仿佛静止下来，只剩下那逼近的马蹄声，犹如放慢了速度而巨响着。

蓦然，天边响起了巨大闷雷，狂风骤雨即将滂沱整个山谷，霹雳闪电撕裂了天空。

只见带头的那人在雷电下发散着冰凛的寒意，他一马当先飞奔而来，每一道蹄声都响彻周城城门。

闪电劈下，刷地一声，一把雪亮的长剑如日光割裂了黑夜。在他身后的军队，也都统一拔出长剑，万剑如凌如霜，熠熠生辉，照亮了绝望中的周城！众人这时才看到无数黑色银边的旗帜在风雨里飘扬。

剑指叛军，为首那人声音仿佛从天边而来，威严雄伟仿佛道劲雷鸣！

“天佑我朝！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顿时，几万潮水般的黑色军队，都共同发出三声万岁，天地震动！

鼓声再次响起，旌旗飘扬，擂鼓巨鸣，马蹄狂奔，喊杀声和拔刀备剑的撞击声，仿佛即将攻破山墙的瀑布，翻天覆地地卷来！

军心大振，顿时万岁声波浪般地响起，一声高过一声，敌方先是听到气势便溃

不成军。

宋将军跪倒在地，老泪纵横，心里直感，天佑我朝，天佑我朝！

他们竟然等到了他！

恒朝开国以来的第一传奇——腾云将军！

恒朝仪武十六年三月十六日，异图族与叛兵率领五万人马攻打周城。北漠将军宋飞达拼死力战，浴血抗敌三天三夜，死不降服。

十七日夜，腾云将军快马加鞭率领四万人马连夜赶到周城，退敌千里，追至戴河上游。宋将军战胜后三天，死于重伤，腾云将军一怒之下执意过江追杀敌军，屠城灭族，取得背叛者林默长子首级，逼得敌军再退五百余里，收复北疆领土。

龙颜大悦，封其辅国大将军，赐百万兵马大权，黄金百万，美婢百名，命其回京受赏，亲自在城门迎接。

目 录

序	1
第一卷 涌云	1
第一章 芙蓉花开·腾云将军	2
第二章 天下第一·奇探绛恨	19
第三章 倾城倾国·琴城才子	36
第四章 危机重重·深陷云山	50
第五章 乐昌之合·霜衣绿袖	65
第二卷 江湖	86
第六章 乱云深处·静吟似诉	87
第七章 柳明花暗·千里迢迢	100
第八章 白露汹浪·金殿密语	116
第九章 往事如烟·淡然如风	137
第十章 隐居故友·重逢九月	153
第三卷 战争	171
第十一章 巾帼红颜·孝情未央	172
第十二章 谈笑之间·樯橹烟灭	187
第十三章 狹路相逢·是敌非敌	205
第十四章 漫漫大漠·澜过无痕	223
第十五章 初试刀刃·黃沙白骨	240

第四卷 归宿	260
第十六章 刀枪悲鸣·终觅归宿	261
第十七章 锦绣京城·醉倾天下	277
第十八章 风雨满楼·惊涛拍岸	296
第十九章 同根相煎·凄凄别情	314
第二十章 相濡以沫·琴吟江山	332
 作者后记	343
附 录	345

第一卷

涌云



第一章 涌云初现 1/The Cloud

天色已晚，月光洒在大地上，皎洁的月光洒在湖面上，泛起一层层的波纹。湖面上，点点繁星闪烁，宛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湖水清澈见底，倒映着周围的山峦和树木。湖边，几株柳树随风摇曳，枝条轻柔地拂过水面，激起一圈圈的涟漪。湖心，一只白鹭优雅地展翅飞翔，翅膀在月光下闪闪发光。突然，一只黑色的鸟从湖面掠过，翅膀拍打水面，激起一片片水花。湖面上，偶尔传来几声蛙鸣和虫鸣，打破了夜的宁静。湖边，一棵古木苍劲有力，枝干扭曲，根须盘错。古木旁，几块巨大的石头静静地矗立着，仿佛是守护着这片湖水的巨人。湖边的小路上，一个身影缓缓走来，身着深色长衫，脚踏布鞋，步伐稳健而从容。他走到湖边，停了下来，凝视着湖面，似乎在思考着什么。湖面上，月光洒在水面上，形成一道道明亮的光带。湖水在月光下泛着微光，显得格外美丽。湖边，几株柳树随风摇曳，枝条轻柔地拂过水面，激起一圈圈的涟漪。湖心，一只白鹭优雅地展翅飞翔，翅膀在月光下闪闪发光。突然，一只黑色的鸟从湖面掠过，翅膀拍打水面，激起一片片水花。湖面上，偶尔传来几声蛙鸣和虫鸣，打破了夜的宁静。湖边，一棵古木苍劲有力，枝干扭曲，根须盘错。古木旁，几块巨大的石头静静地矗立着，仿佛是守护着这片湖水的巨人。湖边的小路上，一个身影缓缓走来，身着深色长衫，脚踏布鞋，步伐稳健而从容。他走到湖边，停了下来，凝视着湖面，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第一章

芙蓉花开·腾云将军

春风弄帘玉脆响。温润的珠串叮叮当当地拂过光滑地板，御花园的落英缤纷而飘，洒了满廊的嫣碎红点。无数宫女身穿轻罗赤纱，手捧山珍海味及香郁美酒款款穿梭，在空气中留下一道道香缕倩影。

曦太宫建于御花园之中，与其说是独立一宫不如说是一座巨大的亭子，为皇家平时赐家宴之处。方形大殿双边由巨大的石柱所撑，上面刻满金龙穿云布雨，檐壁上皆是七彩锦云，桃源仙境之图。平时淡紫薄纱从石柱上垂飘而下，仿佛大片的晚霞掬于殿中，但此时它们却别在柱后，让御花园所有美景都一览入眼。

殿上两排长长的酒席，早已是杯觥交错，酒酣耳热的气氛。从北疆归来的将士们，原本因天子在场而处处约束，不敢高声阔谈，但皇帝心情大悦，一上座便开怀畅饮，各处赐酒。于是在场的武官在几杯美酒下胃之后便个个恢复豪放不羁之性，顿时所有人都对酒高歌，酒酣耳热，把长久以来边疆战事的种种烦恼稍搁一边。

“夏卿……”皇帝撑着下巴，对年轻的腾云将军夏牧微微一笑道，“去年你以战争未完，边疆之难回绝朕的提议，不知你现在有什么好说的？朕在你这个年龄已有三子一女了，你到底什么时候成家啊？”

“皇上，夏牧将军有断袖之癖！”酒宴中不知道谁趁着醉意大声回答道，顿时所有人哄堂大笑，打趣狂笑之声不断响起，连太子都不禁拊掌失笑。

“果真如此？”皇上也打趣道，“听说三年前异图王子卡达吉投降之举是因对你有好感，此事是真？”

“皇上……”腾云将军伸手从旁边文官的怀里抽出扇子，“啪”一声打开，遮住脸庞轻挥，只剩明亮的眼睛在外扑闪扑闪地眨着，装嗲声嗲气的女子之声，“是哪个狐媚妖娘说人家的坏话？人家不依不依啦！”

那声音极为细腻甜蜜，外加北方口音更是尖细高锐，像平时太监高叫声音。那些和夏牧不熟的百官怎会想到平定边疆，勇猛无敌的腾云将军有如此娘娘腔的举动，一时大家愣住了两秒，接着惊天动地的笑声几乎把曦太宫的屋顶震开。

所有人都笑得前仰后翻，有的趴着捶桌，有的弯身扶椅，有些人甚至喷出一口酒菜，呛得上气不接下气。一时间太监宫女手忙脚乱地给各官们捶背打气，收拾残局。有人忍笑偷偷瞄了瞄腾云将军，却见他只是轻轻靠在座椅上，悠闲地轻挥扇子，脸上带着一丝得意又玩世不恭的慵懒笑容。

皇帝笑得酒都洒了出来，一手指着夏牧喘不过气：

“你……你……你倒是说说看，这副模样，为何朕的公主们都视你为天下第一男子？”

“各位公主错爱了……”夏牧放下酒杯站起身来，虽嘴角仍是微带邪恶与不恭，但眼神却坚定稳重地望着皇帝，“微臣只想和世上一位女子共度此生……”

大厅里的众人都逐渐安静下来，清醒的人不禁有点紧张地看着皇帝，夏牧身边的副将虽已烂醉但也摇摇头低声说了句“浑蛋”，大多数人纷纷相递眼神努嘴，等待腾云将军的下文。

皇上微微蹙眉，但还没等他开口，只见夏牧已站到两排酒席中央笔挺跪下，嘹亮有力地说道：

“臣斗胆，求左相唐大人之四女，唐秋瞳为妻。请皇上与左相成全！”

一时大厅里寂静无声，蓦然传来的蝉声仿佛格外响亮，连微风吹过的声音也都听得到。所有人都僵硬在原地，目不转睛地看着夏牧伏跪在地的身影和皇帝的反应。有些胆小的文官已经不由自主地低头弯腰，看着自己倒映在光滑地板上的影子不敢深呼吸。众人忽然都感到异常的闷热，却不敢擦汗，反而把腰弯得更深了。

“夏牧……”皇上只觉得自己的青筋早已暴起，他按捺着脾气深呼吸，然后咬牙切齿地说道，“这已经是你第二十九次提这样的要求了！”

夏牧抬起头来无辜地看着他，那满脸的怨气无声地抗议：“谁叫你不答应！”

“不是朕不答应！”皇帝怒吼，他会不知道这家伙在心里想什么他就不姓李。他气得指向旁边目瞪口呆僵硬举杯的左相唐明吼道：

“左相也已告诉过你不下十次！唐秋瞳早已失踪，不知去向！”这小子就这么死心眼儿？

“臣斗胆，恳求皇上允许臣南下江苏一带，寻唐千金娶进夏家。”腾云将军不卑不亢地，像个书呆子般地回答道。

“混账！”皇帝气得手上酒杯狠狠一摔，那金杯在空荡的殿内不停打转绕圈，发出刺耳的声音，四周百官早就跪倒在地不敢吭声。

“你为我朝重臣功将，怎能让儿女私情重于江山社稷！你如何面对浴血开朝的列祖宗灵，如何背起护我朝千万百姓的使命，如何对得起辅国将军之称？！”皇帝气得直击酒桌，却正好看到下面闻言惊愕抬头的太子，方知自己激动失言，便重哼一声再次坐下。

眼看夏牧，却是一脸平静稳定，仿佛对天子怒颜早已习惯，只是毫无表情地闭了闭眼再度开口：“臣……”

“够了！”仿佛早就知道他要说什么，皇帝立即举手喝道，“你要去找唐秋瞳，朕成全你！现在北疆战事暂定，朕限你半年时间下江苏寻找左相之女……”他忍无可忍地揉了揉太阳穴站起身来，厉声说道，“若还无消息，立即回京奉旨完婚！现在给朕滚出京城！”说完起身愤然挥袖离去。

百官愣在原地，看见太子起身跟随才平身恭送天子，所有的太监宫女也急匆匆地跟在后面。只剩腾云将军叩首谢恩，高呼万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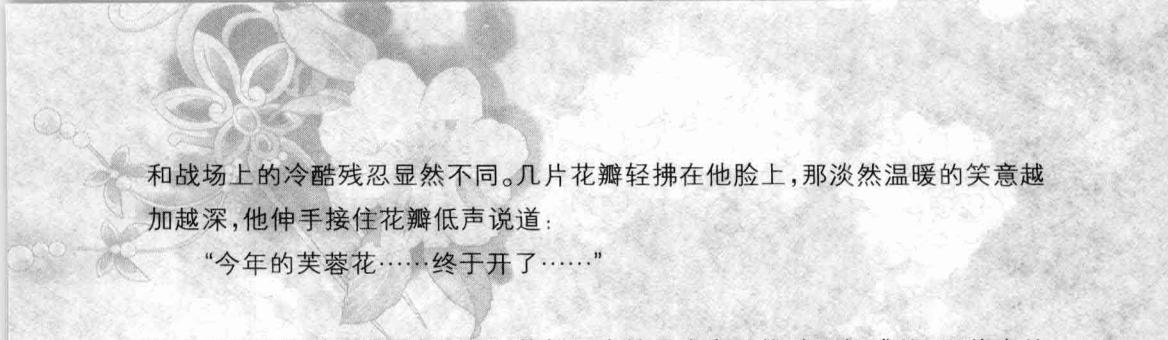
等到那金黄色的身影消失在走廊转角渐渐不见，众人这才斜眼向好像什么都没发生的腾云将军望去。只见他慢条斯理地站了起来拍了拍官袍，优雅地转身向还没反应过来的众人拱手敬礼道别。

而那抹邪恶慵懒的笑容，也再度出现在他的脸上。

御花园中鸟语花香，只见阳光如一袭金色瀑布流泻而下，微风吹过传来万花的清香。

夏牧抬眼看去，不远的几棵花树开得如锦绣般的绒雪，如烟如纱地覆盖了宫中的金殿玉砌。他的眼光蓦然变得温柔润和，与刚刚那嬉皮笑脸的慵懒男子





和战场上的冷酷残忍显然不同。几片花瓣轻拂在他脸上，那淡然温暖的笑意越加越深，他伸手接住花瓣低声说道：

“今年的芙蓉花……终于开了……”

时光的海浪不断掀涌翻覆，整部历史就是由它的推动而组成的。再伟大的人物的欢笑泪水，爱恨生死，都只是这沧海中微不足道的沙砾，随风随浪，不留痕迹。

十五年前，皇帝还不是皇帝，左相也不是左相，而腾云将军，更不是如今名震四海的战神。

他只是一个八岁的孩子，根本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

十五年前——唐府

“常姨！常姨！”一个小男孩兴冲冲地打开了门奔了进来，他一头投进了在窗边织绣的贵妇人怀里高兴地说道，“芙蓉花开了！芙蓉花开了呀！”

“是么？”那少妇一双柳眉淡蹙，自然的娴静姿态和舒缓温柔，虽然只是坐在那里，也仿佛聚集了江南的所有灵气。她淡淡地微笑，也不嫌脏地帮他轻拭泥污。

“嗯……”那小男孩听到她的问题，便小心翼翼地把藏在袖子里的一朵芙蓉花拿了出来，双手如捧着宝贝似的给她看，“常姨你看，这是我摘的，送给你。”

“啊……果真开了啊。”那少妇看到不禁一呆，恍惚地喃喃说道，“又是一年过去了……”她惘然的笑颜仿佛在烟雨之间那般朦胧，即使笑着也透露着少数的轻愁，然后又摇头，“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常姨？”那男孩歪着头看着她，不懂地拉了拉她的衣摆。

“没事……阿牧是来找瞳瞳的么？”她回神点了点他的鼻头逗道。

“是啊。”一听到那个名字，夏牧一双瞳目顿时亮了起来，他开始在常夫人的怀里扭来扭去撒娇，“瞳瞳可以出来玩了么？芙蓉花开了呀……好么常姨，好么？”

常夫人苦笑，窗外阳光流徙，四处都飘浮着百花的芬芳，抬头望去，蔚蓝的

天空纯净得无一丝白云，她想到苦读了整个秋冬，以及个性越来越孤僻的女儿，不禁叹息：“好，你可以带瞳瞳去玩，但要小心哦，不要到处跑。”她加重了最后一句说道。

“谢谢常姨！”夏牧高兴得一溜烟往书房跑去，高兴地喊道，“瞳瞳，瞳瞳！”

常夫人沉默地微笑，她本想低下头来继续织绣，但仿佛想起了什么而抬头看着远处伸到墙外的芙蓉花枝，再次苦笑着呢喃：“山脚的那棵树，是不是也开花了呢？”

“瞳瞳！”夏牧推开书房的门兴高采烈地喊道。

只见房内竹架满壁，一杯清茶的花香若有若无，与窗外传来的青草味道混在一起弥漫在四处。一个女孩持笔静坐，脸颊上的浅浅酒窝忽隐忽现，乌黑的头发在叶隙间穿越而下的阳光中明亮而柔顺地披在背上，晶莹剔透的皮肤，盈盈秋水的双目仿佛凝聚着所有的安详与宁静。

“何事？”她微微皱眉，稚气的脸蛋上有不符合年龄的淡然冷漠。

“芙蓉花开了……”夏牧在她面前撑着双颊笑眯眯地看她。

“那又怎么样？”那女孩头也不抬地继续练字。

“啊？！”夏牧顿时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两只眼睛泪汪汪地看着她，“什么那又怎么样？瞳瞳我等了你好久哦，准备了好多好玩的东西……你……你……”他扯着她的袖子瘪着嘴巴说道，“你竟然说，又怎么样？芙蓉花终于开了呀……”他说着说着就要哭出来。

唐秋瞳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她摔开他的手怒道：“别拉拉扯扯的！”看夏牧明亮的大眼睛扑闪扑闪地看着她就要掉泪，不禁气得戳他额头，“哭什么？！一个男孩子动不动就哭，像什么样！”

“但……但……”夏牧抽抽搭搭地，“人家等了好久，每天都去看芙蓉花是不是开了，想要和你去玩……但……但你却说，那又怎么样？呜……”他边说边拉扯唐秋瞳的袖子，把她手上的笔的墨汁溅得满纸都是。